

Steven

Millhauser



The knife thrower

表演者
飞刀

[美] 斯蒂文·米尔豪瑟——著 孙仲旭——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Steven

Millhauser

The Knife Thrower

飞刀
表演者



[美] 斯蒂文·米尔豪瑟——著 孙仲旭——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刀表演者 / (美) 米尔豪瑟 (Millhauser, S.) 著 ;

孙仲旭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10

书名原文: The Knife Thrower

ISBN 978-7-5624-8606-0

I. ① 飞… II. ① 米… ② 孙…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4762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飞刀表演者 feidao biaoyanzhe

[美] 斯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特约策划 张 维

责任编辑 熊淼江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3千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606-0 定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1	飞刀表演者
17	看望
35	夜晚姐妹会
51	出路
75	飞毯
87	新的自动机剧场
109	月光
121	财团之梦
139	1870 年的气球飞行
155	天堂乐园
195	卡斯珀·豪瑟有话说
205	在我们这个镇的地下室下面

飞刀表演者

听说飞刀表演者亨什周六晚上八点钟来我们镇上仅演一场时，我们犹豫了，不知该作何感想。亨什，飞刀表演者！我们想开心地拍手，想一跳而起，让脸上突然绽放出期待的微笑吗？要么说到底，我们想绷紧嘴唇，极不赞成地望向别处？那就是亨什带来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亨什在他这门艺术（那是一门有难度、令人略微感到不快的艺术，我们对之了解甚少）上是公认的大师，同样不错的是，关于他，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传言，周日报纸的艺术栏目中时不时会刊登，我们自责以前没有足够留意。

亨什，飞刀表演者！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就像知道著名棋手或者魔术师的名字。我们拿不准

的，是他具体做了什么。我们模模糊糊记得他的飞刀本事让人们早就注意到他，但是直到他完全改变了规则，人们才开始认真对待他。他勇敢地——有人说的不计后果地——跨过了飞刀表演者之前从未跨过的那条界线，总算在一件名声不好的事情上闯出了名声。我们中间有人好像还能想起他在参加巡回演出的游艺团时，把一位助手伤得很重；半年未表演后，他带着新节目重返舞台。就是在这时，他为飞刀表演的清规戒律引入了艺术性伤口的观念，血的标记，那是大师的标记。我们甚至听说在他的追捧者中有好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渴望被大师所伤，以带着他所留的疤痕为荣。如果这种传言让我们感到不安，如果传言让我们无法心无挂虑、欢欣鼓舞地庆祝亨什的到来，我们还是得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令人起疑的诱惑，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看演出，因为飞刀艺术的危险性显而易见（事实上是一门乏味的艺术，过时的艺术）——一言以概之，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奇怪的旧式娱乐。就算我们中间有谁看过，也只是看过它作为马戏团的穿插表演或者游艺团演出帐篷中和胖太太以及人体骨骼在一起的十种表演之一。我们猜想亨什觉得自己是怪人中的怪人，肯定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必定需要找到一条出路。因为，他难道不是一位自成一派的艺术家的艺术家？所以我们赞赏他的闯劲，即使我们对他采取的手段感到不满，视他为一个粗俗的玩杂耍者而鄙视他；我们质疑那些传言，想回忆起我们对他有何了解，无情地盘问自己。我们中间有些人梦到过他：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人，穿着带格子的裤子，戴

红帽子；一位穿着光可鉴人的靴子、表情严肃的军官。做广告的邮件上，只有一只戴手套的手拿着一把刀子。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何感觉，那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吗？

不早不晚八点钟，亨什走上舞台：一位动作敏捷、不苟言笑、身穿燕尾服的人。他的上场让我们吃了一惊。因为，尽管我们多数人七点半刚到就坐下了，但是还有人正在进场，在过道上走，从侧着的膝盖前面挤着过去，坐到吱吱作响的座位上。事实上，我们很习惯演出因为有人晚到而推迟——原定八点钟开始的演出，可以认定为八点十分或者八点一刻开始。当亨什——他是个不说废话的忙人，一圈黑发，秃顶——大步走过舞台，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因为他丝毫不关心我们就座时发出的噪音而佩服他，要么因为他一点都不愿推迟而讨厌他。他快步走过舞台，走到一张齐腰高的桌子前，桌子上放着一个红木盒子。他没有戴手套。在舞台对面的一个角落，靠后部那里，一张黑色木制隔板把舞台上的墙隔断开来。亨什走到盒子后面，打开盒子，刀子寒光一闪。这时一个身穿宽松而飘拂的白色礼服的女人走到黑色隔板前面。她苍白的头发紧紧拢到后面，手里端着一个银碗。

我们中间那些迟到的人还在低声说着什么，蹭过别人的膝盖和大衣，内疚地溜到他们的座位坐下，那个女人面对我们，然后把手伸进碗里。她从里面取出一个餐盘大小的白色圆环。她把它高高举起，转过来，转过去，似乎让我们检查。亨什从他的盒子里取出六把刀。然后走到桌边，让六把刀刀片部分朝上，像打开

折扇一样拿在手里。刀子约有一英尺长，刀片部分就像拉长的菱形。他面无表情、无所事事地站在舞台一侧，就像一个长得太高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份令他尴尬的礼物，耐心地等人来开门时心不在焉和略感不耐烦的样子。

白衣女人做了一个不大的动作，把圆圈轻轻抛到黑色木隔板前面。突然，一把刀子深深地扎进软木，串起了那个圆环，圆环在刀柄上晃动着。我们还没有想好要不要鼓掌，那个女人又把另外一个白色圆环抛了起来，亨什抬臂出刀，一个快速而连贯的动作，第二个圆环就吊在第二把刀上晃动着。第三个圆环被抛到空中，突然在一把刀的刀柄上晃动之后，那个女人手伸进碗里取出一个小一点、茶托大小的圆环给我们看。亨什举起一把刀，干净利索地让那个飞行中的圆环贴着木板挂在那里。她接着把两个小一点的圆环一个一个抛出来，亨什用两个快速的动作，就让两个圆环挂在那里，第一个圆环，是在它飞到的最高点的位置，第二个圆环是在隔板的中央位置。

我们看着亨什又拿起三把刀，像打开折扇那样分开拿在右手中。他站在那里极为专注地看着助手，背挺得直直的，那只有力的手垂在体侧。她一个接一个抛出三个小圆环时，我们看到他绷紧了身体，我们等着听刀子扎到木板上梆梆梆的三声响，但是他站着没动，严肃地盯着看。圆环掉到地上，轻轻弹了几下，然后像被扔到地上的大个儿硬币一样开始滚过舞台。难道他不喜欢那样抛？我们想望向别处，装作没有注意到。助手动作敏捷地把还

在滚动的圆环都捡起来，然后又站到黑墙旁边。她再抛之前，似乎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亨什极快地掷出三把刀，我们突然看到三个圆环全都在隔板上晃，最后一个离地板只有几英寸。她朝着亨什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他并未鞠躬。我们掌声雷动。

白衣女人手又伸进那个碗里，这一次，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什么东西举了起来，我们中间就连那些坐在前排的人也没能马上看出是什么。她走到前面，我们有很多人看出来她手指中间拿着一个橙子和一只黑色蝴蝶。她回到隔板前面看着亨什，他已经选好刀子。她轻轻一个掷的动作，放了那只蝴蝶。随着那把刀把蝴蝶钉到木板上，坐在前排的人能看到蝴蝶的翅膀在无助地拍动。

那是我们之前从未看过的，甚至不曾想象过也许能看到，那是值得记住的；我们鼓掌时，想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所见过的飞刀表演者、锯末和棉花糖的气味、转动的轮盘上那个闪闪发光的女人。

这时，白衣女人从木板上拔下刀子，走过舞台把刀子递给亨什。他仔细地检查了每把刀子，用一块布擦干净后才放回盒子里。

突然，亨什大步走到舞台中央，然后转身面对我们。他的助手把上面放着那盒刀子的桌子推到他身边。她离开舞台，然后又推着一张桌子回到舞台上，并把这张桌子推到他的另一侧。她走开了，走到半明半暗的地方，灯光则直接打在亨什和他那两张桌子那里。我们看到他把左手手掌向上放到没放东西的那张桌子上，右手从第一张桌子上的盒子里取出一把刀子。突然，他看也不看地把一把刀子直直抛到空中。我们看到那把刀子上升到最后停了

一下，然后飞速坠落。这把刀子扎到他的手掌时，有人叫了一声，但是亨什从桌子上抬起手并举起来给我们看，先把手的一侧转过来，然后另一侧也转过来：那把刀子扎在他的手指之间。他从刀子上方把手往下放，让那把刀子扎在他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又往空中抛了三把刀子：啪一嗒一嗒，三把刀子都扎在桌子上。白衣女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把桌子向我们倾斜，好让我们看到四把刀子都钉在他的手指之间。

哦，我们崇拜亨什，此人大胆而不失手，把我们震住了。然而在我们猛拍巴掌时，我们还是感到有点不安、有点不满足，似乎某种未说出的承诺没有兑现。因为，难道我们不正为自己来看演出而心中有愧吗？难道我们不是事先对他这种令人感觉不快的艺术和他这种有问题的越界行为有所不满吗？

似乎是回应我们这种暗自感到的不耐烦，亨什脚步坚定地几步走到他原先所站的舞台一角，那位发色苍白的助手推着桌子很快跟了过去。接着，她把第二张桌子推到舞台后部，然后回到隔板前。她背贴隔板站在那里，隔着舞台盯着亨什。她的白色礼服从细细的肩带处松松地垂下来，拥在上臂处。此时，我们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及背部因急切的兴奋而微微颤动，因为他们站在我们面前，黑发的大师，发色苍白的少女，就像我们正在努力醒转的梦中出现的人物。

亨什挑了一把刀子，从容地举到头边；我们意识到之前他表演得很快。他的小臂往下猛地一落，似乎在切一片木头，他飞出

了那把刀。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扎到了她的上臂，但是我们看到刀尖扎进木头，擦着她的皮肤。第二把刀子扎在她另一只上臂的旁边，她开始扭动两边肩膀，似乎想挣离让她感到痒的刀子，只是当她那件宽松的礼服像波浪般滑落时，我们才意识到刀子把肩带切断了。亨什让我们服了！他让我们服了！双腿修长的她面带笑容地从掉落的礼服里跨出来，身穿一件有亮闪闪银色装饰的紧身衣。我们想到了走钢丝的演员、不用马鞍的骑手、蓝色夏日燠热的马戏团帐篷。显得苍白的黄发，上面缀有小金属片装饰的布料，这里那里有阴影投于其上的苍白皮肤，所有这些，都让她有了种艺术品一般疏远而被封闭起来的样子，但同时又赋予她一种冷艳之感，因为她衣服上的金属闪光似乎让人注意到她皮肤的裸露部分令人不安地没有遮掩，又白又凉又柔软，那么危险。

很快，身上闪闪发光的助手走到靠舞台后部的第二张桌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什么东西。她回到隔板的中央位置，往头上搁了个红苹果。那个苹果又红又有光泽，看上去似乎用指甲油涂过。我们看着亨什，他盯着她，自己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动作，亨什抬手，出刀。她迈出一步，原先头上顶着的苹果被扎在木板上。

从那张桌子上，她拿来第二个苹果，用牙齿咬着柄。在黑色隔板前面，她慢慢往后仰，直到那个鲜红的苹果就在她朝上的嘴唇上方。我们能看到她的气管在她喉部的皮肤处一溜凸现出来，她的臀部圆鼓鼓地顶着那些银色饰片。亨什仔细瞄准，猛地把刀掷出，刀子扎透了那个苹果的正中心。

接下来，她从那张桌子那边取来一对长长的白手套，慢慢戴上，转着手腕，扯动一下。她把戴着紧手套的两只手轮流举起一下，扭动着手指。她伸直胳膊站在隔板前，手指张开。亨什看看她，然后举起刀子掷出；刀子扎在她的指尖上——她右手的中指指尖——把她钉在那面黑墙上。那个女人直盯前方。亨什拿起一把刀子，像打开折扇一样拿在左手中。他很快地把九把刀一把接一把掷出，随着那几把刀一把接一把从下到上，从右到左又从右到左地扎到她的指尖上，我们坐在座位上不安地挪着身子。在突然而至的静默中，她胳膊伸直站在那里，手指上全是刀子，她那些银色饰片闪闪发光，白手套比她苍白的胳膊更白，她看上去像是脑袋随时会掉到前面——不知怎么，她就像一位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接着，她又慢又小心地把两只手都从手套中退出来，让两只手套挂在墙上。

这时亨什猛地手指一挥，似乎是把之前所发生的事一笔勾销。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个女人往前走到舞台边上，第一次跟我们开口说话：

“我一定要请你们，”她语气柔和地说，“要绝对保持安静，因为接下来的表演很危险。大师要给我做标记。请不要发出声音。我们感谢你们。”

她回到黑色隔板前，只是站在那里，往后收着肩膀，胳膊垂下来，但是贴着木板。她牢牢地盯着亨什，他似乎在仔细打量她；我们中间有些人后来说，此时她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马上

要挨耳光的小孩，但是别人觉得她显得平静，非常平静。

亨什从盒子里选了把刀子，拿了一会儿，然后抬臂出刀。那把刀子扎在她脖子旁边。他没有扎中——没有扎中吗？——我们的心里让失望猛地扯了一下，马上失望又变成惭愧，深深的惭愧，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看到鲜血，只是为了——嗯，为了别的。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而来时，却吃惊地看到她伸出一只手把那把刀拔了出来，接着我们看到她脖子上有一道细细的红色血流，一直往下延伸到肩膀上；我们明白了她的白，就是为了这一刻而安排好的。她鞠了一躬，高高举起那把闪闪发光的刀，以此让我们放心她尽管受了伤，但是挺好，或者说伤得恰到好处。这时我们的掌声又大又持久，我们不知道自己鼓掌是因为她伤得恰到好处，还是因为她受伤，还是因为大师的手艺，这位大师过了界，似乎把我们安全地带到禁忌之事的王国。

我们仍在鼓掌时，她转身离开舞台，片刻之后又回来，穿的是黑色长裙、长袖、高领，领子遮住了她的伤口。我们想象黑色领子下面有白色绷带；我们想象她的臀部、腰部和乳房边上，还有别的绷带、别的伤口。他们站在那里，黑对黑，他和她，这时似乎因为一个黑色的约定而联结在一起，似乎她是他的孪生妹妹，要么在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却不再理解的游戏中，似乎他们两人是同一方；的确，她穿上那件黑裙后，显得更老了一点，更严厉，像是位女教师或者一位未婚的姑妈。她走到前面再次与我们说话时，我们没有感到吃惊。

“观众中的任何人如果想让大师留下标记，得到大师的标记，现在就可以。有人想吗？”

我们都到处看。有只手犹豫地举了起来，马上又放下了。另外有只手举了起来，接着还有别的手举了起来，年轻的身体急切地使劲往前倾着；那个黑衣女人从舞台上下来，慢慢沿着一条过道走过来，仔细地看，考虑着，直到她停下脚步用手指着：“你。”我们认识她，苏珊·帕克，是个上高中的女孩，她能当我们的女儿了。她坐在那里，脸上带着疑问对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指向她时，她微微扬起眉毛，然后意识到是自己而脸红。她走上舞台的台阶时，我们紧紧盯着她，纳闷那个黑衣女人看中了她身上哪一点，让她被选中，也纳闷在跟着那个黑衣女人走到那块黑色隔板时，苏珊·帕克在想什么。她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和紧身的短袖毛线衫；她微带光泽、带点红色的褐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她被选中，是因为她长得白吗？要么是某种沉着的神色？我们想大声喊，坐下，你不需要这样做！可是我们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亨什站在桌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想到此时我们信任他，抓牢他，我们只有他，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对他绝对放心，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让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那个黑衣女人把苏珊·帕克领到黑色隔板前，给她安排好姿势：背靠木板，肩膀挺直。我们看到她的手轻轻地——似乎是温柔地——拂过那个女孩的短发，她的头发翘起来，然后又掉回原位。后来，她抓着苏珊·帕克的右手，站到这个女孩的右侧，这

样，女孩的整条胳膊都贴着木板伸直了。她站在那里抓着苏珊·帕克举起来的手，盯着女孩的脸庞——似乎在安慰她；我们看到苏珊·帕克在黑色毛线衣和黑色裙子之间的胳膊显得很白，贴着黑色木板。那两个女的互相盯着看时，亨什举起刀子掷了出去。我们听到刀身发出的有点发闷的“梆”的一声，听到苏珊·帕克清晰可闻地抽了一小口气，看到她的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很快，那个黑衣女人走到她面前，把刀子拔下来，然后转身面对我们，把苏珊·帕克的胳膊举了起来，让我们看她苍白的小臂上的一道红色。然后她把手伸进她黑色裙子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棉花球、一片纱布和一卷医用胶布，她用那些材料很快把伤口包扎好。“好了，亲爱的。”我们听到她说，“你很勇敢。”我们看着苏珊·帕克垂着眼睛走过舞台，让她贴着绷带的胳膊和身体稍微保持距离；我们开始鼓掌，因为她还在那儿，因为她坚持下来了，我们看到她抬起眼睛，腼腆地很快扫了一眼，马上又垂下睫毛，走下台阶。

现在有胳膊举起来，座位也吱嘎作响，我们中间起了一片骚动和窃窃私语的声音，因为别的人也很想被选中，想被大师做标记。那个黑衣女人再次走上前说话。

“谢谢你，亲爱的。你很勇敢。现在你将会带上大师所做的标记，你会永远珍惜它。但这只是一个浅浅的标记，你们知道吧，一个很浅的标记。大师可以把标记做得更深，深得多，但是要想那样，你们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你们中间有些人也许已经配得

上，但是现在我要请你们把手放下，请放下吧，因为我已经找到一个准备好接受标记的人。请大家，你们所有人，我请你们保持安静。”

从舞台右侧上来一个小伙子，可能有十五六岁。他穿着黑色裤子、黑色衬衫，戴着无框眼镜，眼镜片反了一下光。他看上去轻松自如，我们看到他，觉得他有种水鸟（苍鹭）般瘦长而稍带点笨拙的美。那个女人把他带到木隔板前，示意他应该背对木板站着。她走到舞台靠后边的那张桌子前，取出一件东西拿回隔板那里。她抬起那个男孩的右臂，让其贴着那面墙直直伸出，跟他的肩膀同高，她把那件东西拿到他的手腕处，然后开始将其固定在木板上。那似乎是个夹钳，她把他的胳膊在手腕位置固定好。接着她摆放他的手：手掌对着我们，手指并拢。她退后一步，沉思般地看看她。然后她走到他未被固定的一侧，拉过他另一只手，轻轻握着。

舞台上的灯灭了，然后一束有点发红的聚光灯灯光打到站在那盒刀子前的亨什身上。第二束灯光像月光一样，照在那个男孩和他伸开的胳膊上，他的另一侧身体仍然在黑暗中。

即使这场演出似乎在以保证有危险、保证有不被允许甚至无法想象的令人不安的转折来嘲笑我们，我们还是提醒自己，到目前为止，大师至多是让人擦破了一点皮，他的节目毕竟是公开的，在很多地方表演过，而且那个男孩显得镇静；尽管我们对灯光的夸张效果感到不以为然，整体上有种格调不高的情节剧特点，我

们还是打心底里佩服这次演出在拿我们的害怕做文章这方面得心应手。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我们不知道，说不出来。但是飞刀表演者在那里，沐浴在血色的灯光下，那位脸色苍白的受害者被束缚在墙上；阴影里还有那位女人，在耀眼的灯光下，在寂静中，就在夜晚本身的节奏中，预示在进入一个阴暗的梦。

亨什拿起一把刀掷出，有人听到那个男孩清晰可闻地抽了口气，别的人听到一声轻轻的喊叫。白色灯光下，我们看到刀柄位于他血糊糊的手掌中央。有人说那把刀扎上时，男孩震惊的脸上绽放出强烈到几乎是痛苦的快乐表情。白色灯光突然照亮了那个黑衣女人，她把男孩那只未被束缚的手举得高高的，似乎是他取胜了；接着她马上就忙起来：拔下刀子，用一块纱布包扎伤口，用一块布把男孩疲惫而且还在流汗的脸擦了一下，然后一只胳膊稳稳搂着他腰把他领下舞台。一片静默。我们看着亨什，他则盯着助手看。

她一个人又回到舞台上后，走上前对我们讲话，灯光也恢复正常。

“你是个勇敢的男孩，托马斯，你不会很快就忘记这一天的。现在我必须要说，今天晚上，我们剩下的时间只够再做一件事。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想得到大师的标记，就像托马斯那样。但现在我要换一个问题来提问。今天晚上的观众中，有没有谁想做出”——说到这里她停顿下来，不是迟疑，而似乎是为了强调——“终极的牺牲？这是最终的标记，这种标记只能得到一次。